

磨坊书简

Letters de mon Moulin

[法] 都德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磨坊书简

〔法〕都德 著

小吉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磨坊书简/(法)都德(Daude, A.)著;孙洁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5辑)
ISBN 7-80179-152-5

I.①磨… II.①都…②孙…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311号

磨坊书简

译者:孙洁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83.375

字 数:4766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2-5/I·005

定价:375.00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都德(一八四〇~一八九七)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出身法国南方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十五岁起就独自谋生。先在一所小学校里担任学生自修辅导员。后来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过着清苦的青年文人生活。一八六六年,发表了散文随笔集《磨坊书简》,才引起人们注意。一八六八年,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获得巨大成功,都德因此赢得了著名小说家的声誉。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一八七三年,他发表的又一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故事集》,就是以这次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都德一生写过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生动,题材丰富多彩,构思新颖巧妙,风格素雅清淡。普法战争以后是都德长篇小说的多产时期,共创作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朽的《小弟罗蒙与长兄黎斯雷》,以及刻划巧于钻营的资产阶级政客形象的《努马·卢梅斯当》等。都德在文学理论上,对左拉的许多自然主义的创作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在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纯客观地记录人类的活动和无动于衷地描写社会现实。正像他在《小东西》里所说的那样,“我的故事只是借用拉·封丹的寓言,再把我自己的经历加进去罢了”。都德的作品都“加进”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欢乐、忧郁、愤怒和眼泪。他对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腐

朽没落的世态人情,作了幽默的嘲讽和温和的批判,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

《磨坊书简》是都德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它由二十四篇散文组成。《磨坊书简》以都德故乡普罗旺斯的日常生活为题材,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的苦恼和不幸,抒发作者对家乡自然景色和乡土人情的怀恋之情。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阿尔镇郊外的一座小山岗上,有一间已经被弃置了二十年的磨坊,都德将其买下,在此进行创作。站在山岗上,普罗旺斯的优美如画的景色一览无遗:日光下的松林,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峰,寂静无声中传来的木笛声、驴子的铃铛声,这些都与喧嚣的巴黎城形成鲜明的反差。在这儿,都德看到了明亮而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听到了爽朗亲切的欢笑声。这些让他不由自主地放开身心,沉醉于其中。他经常由此外出游玩,去走访老友、参观狩猎、在山岗上静坐、追忆纯朴的风土人情、梦一般的故事。从这部散文中,读者可以欣赏到都德简洁的文笔,优美的语言,以及法国农村的迷人景色。这本书是都德的成名作,特此将其译出!以飨读者。

目 录

作者前言	(1)
入住	(2)
旅途	(4)
戈里亚的风磨	(8)
塞甘先生的山羊	(13)
星星	(20)
挚爱	(25)
教皇的骡子	(29)
灯塔	(38)
沉船	(42)
海关人员	(48)
神父	(52)
老伴儿	(57)
散文诗	(64)
临死的小王储	(64)
县太爷出游	(67)
毕克修	(69)
金脑人的故事	(75)
诗人米斯特拉尔	(78)
三次小弥撒	(86)
桔子	(95)
两个小旅店	(99)
米里亚纳旅行随笔	(104)
蝗虫	(116)

戈歇牧师的药酒	(120)
在卡马尔格	(131)
动身	(131)
茅棚	(134)
期盼(等待)	(136)
红党和白党	(138)
瓦卡列斯湖	(139)
对营房的思念	(141)

作者前言

邦柏利古斯特住宅区公证人贺诺拉·格拉巴兹先生到场做证。

“现场的交易双方：

“加斯巴尔·米提菲奥先生，维威特·戈里亚的老公，拥有蝉林地方的一处住房，同时也生活在那里：

“他自己在法律和实际情况的保证下，清楚地声明没有一切债务、特殊权益和典当等问题，在大家面前出卖并移交所有权；

“给阿尔方斯·都德先生，一个诗人，生活在巴黎，这一购买者和所有者；

“一个以风力驱动的磨坊，位于罗讷河的山谷中，在普罗旺斯省的腹地，一个长着许多杉树和四季常青的橡树的山岗上；前面提到的磨坊有二十多年没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所以到处生长着野葡萄藤、苔藓、迷迭香，还有一直爬到风车轮子上的一些绿色的寄生植物；

“尽管就如目前这番景象，还有它的大车轮已经陈腐，平台上的砖缝已被青草占据，不过都德先生认为这磨坊令他非常满意，能够在此进行诗歌写作，宁愿全权负责，对卖方毫无附加条件，当然，维修也由本人负责。

“这笔买卖现已谈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钱，都德先生，一个诗人，已经把现行货币按这个价钱交到事务所，这些钱立刻被米提菲奥先生领取并带走了，整个过程都由公证人亲自监督，合同也全都签名盖章了；

“这笔买卖是在邦柏利古斯特贺诺拉的事务所中成交的，做证的人有佛朗塞·玛玛伊，一个演奏六孔笛的老艺人，还有称为基革的路易塞，一个拿着十字架的白衣修士；

“他们都和买卖双方当事人一块签了名，公证人进行了最后检验。”

人 住

觉得诧异的是一群野兔啊！……很久以来，它们发现的磨坊大门始终是紧闭的，墙壁和露台到处是青草，后来它们终于确信这个磨坊主人准是后继无人，感到这个地方非常舒适，就把它弄得仿佛一个大本营、一个指挥部：兔子们的冉马普磨坊^①……我抵达的当天夜里说老实话，至少有二十只兔子，在露台上聚成一堆，用月光烘烤它们的四肢……天窗才拉开一道缝，噌地一下！这些露宿的兔子们马上四处逃蹿，这些兔子个个都显现出一点点白屁股，撅着尾巴，逃进丛林了。我焦急地期待它们能再到这儿。

还有一个，在它一下发现我时，也觉得极其诧异，这就是住在一楼的房客，一个油头滑脑城府甚深的猫头鹰，二十多年前它就在这儿住了。我在楼上的屋子里看到了它，它静静地老实地盘踞在风车的横轴上，位于许多泥土和瓦块当中。它瞪着浑圆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随后，因为没见过我而觉得非常不安，因此叫了起来：“呜！呜！”同时非常费劲地扇了扇它那布满灰尘的灰色翅膀；——这些常常陷入思考之中的大鸟啊！永远不会清洁一下自己的羽毛……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如同它这副长相，挤弄着眼睛，又拧紧眉头，和其他的比较起来，这个一声不吭的住户还是让我特别中意，我马上与它再次办理了它的借住合同，它仍然和过去一样盘踞在磨坊的顶层，由屋顶上出入；而我呢，在下边的一个房间里住，一个不大的涂了石灰的房间，天花板不高，又呈弧形，和修道院的饭厅差不多。

我恰恰是坐在这个房子里给你写信，我的屋门洞开，光线特别好。

^① 冉马普：比利时的一个小镇子。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法国杜木里厄将军带领法军，于该地打败了奥地利的军队。

一片旺盛的松树林，由我身边一直往下覆盖到山腰。天边，阿尔卑斯诸峰显现出它们纤细的山脊……悄无声息……仅仅是有时响起一声笛子，薰草丛中的一声鸟叫，或者大路上骡子的一串铃声……普罗旺斯省的全部优美风光仅在晴天才可以发现。

目前，你让我如何来对你那嘈杂而阴沉的巴黎，流露我对它的憎恨呢？我在我的磨坊中生活是多么惬意啊！这是我发现的这样惬意的一个地方，一个狭小的芬芳而阳光明媚的地方，它和全部人间消息、车水马龙以及乱七八糟相隔绝！在我身边有不少精彩的东西！我入住这里仅仅八天，在我的心目中就充斥着许多印象和联想……你瞧！恰好在昨天傍晚时分，我发现了不少羊群返回山脚下的村子中，我向你保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用这幅场景来和你交换一个星期之中你在巴黎初次演出中欣赏到的场景。你理当详细地评价一番。

一定要跟你讲，这在普罗旺斯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每年当夏季来临时，就将牲畜驱赶入阿尔卑斯山。牲畜和人要在高山上逗留五个月或半年，在晴朗的夜空下，在半人高的草丛中过夜；过了夏天，直到秋风袭人，大家又由山里返回村子，叫牲畜随心所欲地在一些弥漫着迷迭香气味的草木旺盛的山丘上咀嚼嫩草……请欣赏头一天黄昏时分羊群返家的场面。由早上开始，牲畜棚就大门洞开地期盼着，所有羊圈都垫满了刚割的稻草。每过一个钟头，大家就琢磨：“现在它们位于埃居叶尔，现在抵达了巴尔都。”后来，快到傍晚时，猛地响起一声高喊：“羊群来了！”因此朝远方观看，我们发现羊群飞奔在笼罩着烟尘的大路中。整个一条大路好像在伴着它们往前走……队伍的前头是老公羊，一对角朝前探着，看来非常有气势；它们身后随着大绵羊，母羊看来有点儿累了，小羊处于它们蹄子之间；——不少脑袋上绑着红球、身上驮着放有刚刚降生的羊羔的竹篮的母骡，蹒跚地走着；一些汗流浹背的牧犬跟在后边，舌头差不多碰到了地面；两个身材魁梧不太严肃的牧羊人，穿着赭红色的粗呢外套，仿佛是祭司的袍子，一直牵拉到脚后跟。

全部队伍兴高采烈地由我们眼下经过,发出雨点一样的脚步声,走入了大门……目前应该瞧瞧房间中又是怎么欢快。几只大孔雀披着漂亮的羽冠,在它们的生活之处,和这些返家的羊群又相逢在一起,扯着嗓子高唱来迎接它们。进入了梦乡的家畜也猛地清醒了过来。每个动物都起身相迎:鸽子、鸭子、火鸡、生于非洲的珠鸡。整个家禽饲养场仿佛疯了一样;母鸡们在讲述晚上发生的事……在高山牧场的芬芳之中,仿佛所有绵羊在它们的绒毛中都洋溢着一些山上的鲜活气氛,这让它们陷入痴迷,同时激动得手舞足蹈起来。

在一阵嘈杂声中,羊群分别回到了它们的家。什么地方也不如这儿惬意。老山羊发现了它们的食槽都极其兴奋。每只刚刚出生的羊羔,全是诞生于这次迁徙中的,它们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所以用非常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它们身边的情景。

不过,那群狗更叫人喜欢,这些牧羊人的忠心耿耿的狗,它们一丝不苟地照看着羊群,它们在村中的职责就是保护羊群。当羊回到羊舍,小方格子门用大门闩别好,还有那个牧羊人到饭厅吃饭之前,就算是看家狗从狗窝中和它们打招呼,就算满满一桶凉爽的水在等着它们享用,它们也视若无睹。惟有在每件事都结束后,它们才放心地来到自己的家,在那儿,一面吃着它们应得的一碟菜汤,一面和村中的朋友聊着高山上的经历,一个光线微弱的地方,那里野狼出没,还有挺拔暗红的挂着露水的毛地黄。

旅 途

恰好是我抵达这里的当天,我搭博卡尔的班车,这个公共马车非常陈旧和简单,它每天停入车房之前,其实并未行驶多长的路程,不过它在路上缓缓前行,磨蹭到傍晚,显得它仿佛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赶来的。除了赶车的人,车上总计有我们五个乘客。

第一个人身为卡马尔格的保安，五短身材，一身赘肉，头发乱哄哄的，看样子有一点蛮横，双眼通红，双耳都戴着银耳环；随后是两个博卡尔人，他们一个是面包商，另一个是和面的工人，都脸色红润，呼吸急促，但是由侧面观瞧，他们看来都有些不可一世的神态，仿佛两枚罗马勋章上维太留斯^①的雕像。还有一个，在前面坐着，挨着赶车的人，这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鸭舌帽，一个用兔皮制成的大鸭舌帽，他沉默寡言，始终挂着闷闷不乐的表情注视着大路。

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相互都很熟悉，他们放开嗓门儿、一点也不做作地聊着自己的家长里短。卡马尔格人说他不久前由尼姆来，由于拿长叉子捅坏了一个放羊的家伙，被预审法官叫去审问，在卡马尔格，人们都爱发火。提起博卡尔，这两个博卡尔人不也是由于圣母这件事而彼此大吵大闹吗？听说面包商一直是在崇拜圣母像这个教区，这种圣母像被普罗旺斯人称为“善良的圣母”，年幼的耶稣躺在她的怀中；和面工人正好不同，他在一个刚修好的教堂中的唱诗班唱歌，这个教堂只供奉无玷始胎的圣母，在一张纯真而笑容可掬的画像上，她双手耷拉着，放着光芒。论辩就由此产生。让我们瞧瞧这两个好心肠的天主教徒怎么看对方和圣母像的。

“太漂亮了，你那个无玷始胎的圣母！”

“你还有你那善良的圣母都离我远一点儿！”

“在巴勒斯坦，无玷始胎的圣母的面孔是黑乎乎的呀！”

“但你那一个呢，呸！贱女人！哪个清楚她曾做过……最好打听一下圣·若瑟夫。”

抵达那不勒斯码头，他们几乎就要以命相搏了，没错，假如车夫不进行说和的话，这个乏味的神学分歧不清楚会怎样收场。

“叫我们和你们的圣母都闭上嘴吧，”车夫笑着向他们说，“你们争论的都是女人们的事，我们男人理当避开才是。”

① 维太留斯：罗马国王，后被废黜。

说罢，他含着一种不相信的表情甩了一下鞭子，想让人们支持他的观点。

辩论过去了；不过面包商仍打算由另一方面宣泄他的情感，他回过头冲着扣着鸭舌帽的可怜者，这人正安静而苦恼地坐在角落中，面包商用讥讽的语气对他说：

“你的老婆呢，我问你，磨刀的？……她究竟是在什么教区？”

这句话中确实带有极其不尊重的意思，因而车上的每个人都开怀大笑起来……他，磨刀的依旧严肃如故，他假扮听不到。看到这种场面，面包商又扭头冲着我：

“你没见过他的老婆吗？她是教区居民中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行了！在博卡尔再也没有她那种女人了。”

人们笑得更厉害了。磨刀匠依旧如故，头也不动，仅仅是悄悄地说：

“卖面包的，你别说了。”

不过故意找碴儿的面包商不想闭嘴，相反说得更津津有味了：

“我的天啊！一个朋友娶了她这种老婆，是用不着心疼的……和她一块过日子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无聊……你琢磨一下！一个漂亮妞一次叫人骗走半年，在她返回家中时，她总会有不少新鲜事跟你讲……无论如何，这可真是日常生活中罕见的事……你能猜测一下，先生，他们成亲还没满一年，嘿！那个女人就和一个糖果商人溜到西班牙了。

“男人无依无靠地呆在家中，哭泣、酗酒……他仿佛精神失常了一般。一些日子后，那漂亮妞又返回了故乡，一身西班牙打扮，还弄来一个带铃铛的小鼓。我们都劝她：

“你要藏起来，他会要了你的命的。

“哼！行了！弄死她……他们又和和美美地在一块儿过日子了，而且她还指点他怎么敲巴斯克小鼓咧。”

大家又开怀大笑起来。磨刀匠在角落中坐着，还低着头，他悄悄地说：

“卖面包的，你不要讲了。”

面包商听不进去，接着讲：

“先生，可能你觉得，由西班牙归来之后，那个漂亮妞就能老实实在的吧……哼，一点也不这么回事……她丈夫很会处理这件事啊！所以又让她有了重新离家的想法……在西班牙人之后，是一个军官，接着是罗讷河的中级船员，接着是一个乐师，接着是一个……我清楚他是哪种人呢？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次都是完全一致的喜剧。女人离家出走了，男人伤心不已；她又返回家中，他就别无所求了。别人一直是由他那里把她骗走，而他始终不嫌弃她……这样的男人脾气多好啊！仍要讲清楚，她真的非常美，这个风流的磨刀匠的女人……简直是一只红雀儿，爱说爱笑，小巧伶俐，身材凹凸有致，还有一身白净的皮肤和一双总是向男人们微笑的浅褐色眼睛……说实在的，我的巴黎先生，假如你仍要路过博卡尔的话……”

“啊！卖面包的，你不要讲了，你饶了我吧……”不幸的磨刀匠用一种悲伤的口吻又讲了一次。

恰在此刻，马车站住了。我们已经抵达了昂格罗村。两个博卡尔人就在此下车，我向你保证，我不希望和他们在一块儿……一个善于嘲笑人的面包商呀！他已经到了村子的院坝了，我们仍可以听到他的笑声。

那些人离开了，车上就宽敞多了。在阿尔镇，卡马尔格人也到了目的地，车夫跳下车靠在马的身旁步行着……车上就剩下我和磨刀匠，各自坐在角落中，一言不发。天气闷热，车顶上的棚子也烤热了。偶尔，我感到自己的眼睛要合上了，我的脑袋也有些晕，可是无法进入梦乡。“你不要讲了，你饶了我吧”，这句话始终回荡在我的耳中，这么悲伤，又这么无助……这不幸的人啊！他也是一样无法进入梦乡。我由背后发现他的双肩在颤抖，他的手——一只没有血色而粗糙的手——仿佛上了岁数人的手，在长凳上哆

嗦着。他流泪了……

“你该下车了，巴黎人！”车夫猛地喊我；他还用鞭梢给我点点绿色的山岗，那儿有一个磨坊，仿佛一只巨型的蝴蝶。

我立刻下车，在我路过磨刀匠身边时，我打算在分手之前打量打量他，希望观察清楚躲在鸭舌帽下边的真实长相，仿佛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想法，这个不幸者猛地仰起脸，双眼注视着我的眼睛：

“请你记住我，先生，”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如果将来，你获悉在博卡尔有了一件惨痛的事，你就能够清楚是什么人做了这件事。”

这是一张灰暗而悲伤的脸，带有两只迷离的小眼睛。眼中满含着热泪，不过在嗓音中却带着愤怒，这愤怒恰恰是弱者的仇恨啊！……假如我是磨刀匠的老婆，我也要小心一些……

戈里亚的风磨

费朗塞·玛玛伊是一个演奏六孔笛的老艺人，偶尔来我家进行促膝长谈，一边享用着热乎乎的酒。一天夜里，他向我叙述了二十年前这个村子的一件伤心往事，我的磨坊就经历过这件事。这个善良的人述说的故事让我非常动情，我极力将我所听到的一些内容告诉你们。

亲爱的读者们，请你们将自己置身于一壶清冽芬芳的热乎乎的美酒面前，而在你身边有一个演奏六孔笛的老艺人在叙述着伤心往事。

我尊敬的先生，我们这里，并不始终就是一个如目前这样寂静而又没有活力的地方。过去，这儿有过规模不小的磨坊买卖，附近几十里，那些村子的人都将他们的麦子送到这儿让我们磨……村子附近的高地上到处是风车。由左至右，只见风车轮子在松树梢迎风飞舞，一群群拉着面粉袋的小驴，顺着道路川流不息；由周一

至周六,天天都可以听见高地上鞭子的脆响,风车上帆布轮子的破烂声,还有雇工们驱赶牲口的呼喊声,的确让人心情愉快。周日,我们三五成群地赶往那些磨坊。在那儿,磨坊主们用高级葡萄酒招呼我们。不少老板娘化妆得仿佛王后似的美丽,裹着缀着花边的头巾,戴着她们的金十字架。我嘛,拿上我的六孔笛,人们一起跳法兰多拉舞,一直持续到半夜三更。你能够发现,这些磨坊以前为我们这个地方带来了金钱和愉快。

遗憾的是,几个从巴黎来的法国人,打算在塔拉斯贡的大路上,兴建一个靠蒸气驱动的磨粉厂。非常雄伟,非常新奇!大家不由自主地把他们的麦子送到磨粉厂,这些不幸的风力磨坊都瘫痪了,没有钱赚了。它们抵抗过一阵儿,不过蒸气磨粉厂渐渐生意红火,难过呀!它们只好渐渐地废弃了……再也发现不了小驴子了……那些美丽的老板娘当了她们的金十字架……再也享用不到高级葡萄酒了!永远也不跳法兰多拉舞了!……西北风徒劳地刮着,而风车轮子却再也不能工作了……结果,总算有了这一天,村政府提议拆掉这些废弃的房子,让人们在原地栽上葡萄和橄榄。

不过,在一个接一个的关门浪潮中,惟有一个磨坊可以维持下去,面对着磨粉厂,顽强地在它的山腰上坚持工作。这就是戈里亚经营的磨坊,也恰恰是我们现在坐着说话的这个磨坊。

戈里亚是一个上了岁数的磨粉工人,在面粉的陪伴下度过了六十个年头,非常喜欢他的工作。蒸汽磨粉厂的出现让他快变得有些精神失常了。八天内,他在整个村子走了一道儿,怂恿身边的人,同时高声呼喊说有人想用磨粉厂的面粉来伤害普罗旺斯人。“不要去那儿,”他说,“那是一群强盗,利用蒸气制造面包,这是恶魔的方法,而我呢,我磨粉时用的是西北风和从地中海吹来的风,这都是上帝的气息……”他可以发现这么多的用来称颂风力磨坊的精彩语言,不过谁也不想听这些话。

如此一来,他就更疯疯癫癫了,他将自己囚在他的磨坊中,仿佛一只野兽似的,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他也一样赶走了他的小

孙女维威特，她年仅十五岁，当她的父母亡故后，在世界上，就剩下她的爷爷一个亲人了。不幸的小女孩只好自己想办法生存下去，去周围的村子打短工、收麦子、养蚕或者收橄榄。不过，她的爷爷仿佛仍然非常喜欢她，他总是走上十几里，晒着太阳，去她打短工的一些村子，如果他一来到她附近，就一直几个小时不停地注视着她，而且哭泣着……

在这个地方，普通人认为这个老头子一定是因为小气，才不让维威特呆在他身边。这件事，对他来说很丢人，让他的小孙女这样由一个农家辗转到另一个农家，会被一些不务正业的家伙们欺负，而且一个小丫头在这种境遇下会经历许多不幸。大家还认为最糟糕的是戈里亚磨坊主的口碑甚佳，而且他始终非常自尊，不过目前他在路上走着，倒和一个纯粹的波希米亚人差不多，光着两只脚，扣着一个破帽子，腰间系着一条非常恶心的布带……每逢周日，在我们发现他去教堂做弥撒时，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都替他觉得脸红；而戈里亚磨坊主本人也明白了这一切，他始终没胆子坐在给执事人员准备的条凳上，往往是在教堂最后面坐着，挨着圣水缸，和其他的没钱的人呆在一块儿。

在戈里亚磨坊主的普通生活中，有些细节是非常神秘的。很久以来，村子中谁也没有请他磨面粉了，不过他磨坊的风车轮子依旧和过去一样没有停下来……黄昏，天天有人发现他驱赶着他的驴子拉着大面粉袋儿。

“晚上好，戈里亚！买卖依然如此红火吗？”村里人问他。

“从来都是这样，我的孩子们，”他非常高兴地说，“老天保佑，活儿一直挺忙的。”

随后，如果人们再打听他在哪儿可以揽到忙不完的活儿，他就将一根手指压在嘴上，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跟别人讲！我加工的是出口用的……”这之外再也无法从他那儿得知更详细的消息了。

至于想去他的磨坊，就更不可能了。甚至年幼的维威特也被拒之门外……